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九十四回 圖恢復冒當河工差 巧逢迎壘斷銀元局

苟才自從聽了姨媽的話，便料理起程到天津去。卻是苟太太不答應，說是要去大家一股腦兒去，你走了，把我們丟在這裡做甚麼。苟才道：「我這回去，不過是盡人事以聽天命罷了，說不定有差使沒差使。要是大家同去，萬一到了那邊沒有事情，豈不又是個累。好歹我一個人去，有了差使，仍舊接了你們去；謀不著差事，我總要回來打算的。一個人往來的澆裏輕，要是一家人同去，有那澆裏，就可以過幾個月的日子了，何苦呢！」姨媽也從旁相勸。苟太太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放他一個人出去，又是他的世界了，甚麼浪蹄子，臭婊子，弄個一大堆還不算數，還要叫他們充太太呢。」姨媽道：「此刻他又多了好幾年的年紀了，斷不至於這樣了。你放心罷。」苟太太仍是不肯。苟才道：「如果必要全眷同行，我就情願住在南京餓死，也不出門去了。」還是虧得姨媽從旁百般解勸，勸的苟太太點了頭，苟才方才收拾行李，打點動身。附了江輪，到得上海，暫時住在長發棧。卻在棧裡認得一個人。這個人姓童，號叫佐閻，原是廣東人氏；在廣東銀元局裡做過幾天工匠，犯了事革出來，便專門做假洋錢，向市上混用，被他騙著的錢不少。此時因為事情穿了，被人告發，地方官要拿他，他帶了家眷，逃到上海，也住在長發棧。恰好苟才來了，住在他隔壁房間，兩人招呼起來，從此相識。苟才問起他到上海何事的，佐閻隨口答道：「不要說起！是兄弟前幾年向制臺處上了一個條陳，說：現在我們中國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銀圓，利權外溢，莫此為甚！不如辦了機器來，我們設局自鑄。制臺總算給我臉，批准了，辦了機器來，開了個銀元局鼓鑄，委了總辦、會辦、提調。因為兄弟上的條陳，機器化學一道，兄弟也向來考究的，就委了兄弟做總監工。當時兄弟曾經和總辦說明白，所有局中出息，兄弟要用二成；餘下八成，歸總辦、會辦、提調，以及各司事等人攤分。辦了兩年，相安無事。不料前一向換了個總辦，他卻要把那出息一股腦提去，只給我五釐，因此我不願意，辭了差到上海頑一頑。」苟才道：「那銀元局總辦，一年的出息有多少呢？」佐閻道：「那就看他派幾成給人家了。我拿他二成，一年就是八十萬。」苟才聽了，暗暗把舌頭一伸。從此天天應酬佐閻。佐閻到上海，原是為的避地而來，住棧究非長策，便在虹口籬路地方，租了一所洋房，置備家私，搬了進去。在新賃房子裡，也請苟才吃過兩頓。苟才有事在身，究竟不便過於耽擱，便到天津去了。

到得天津，下了客棧，將息一天，便到總督衙門去稟見。制臺見了手本，觸起前情，便叫請。苟才進去，行禮之後，制臺先問道：「幾時來的？」苟才道：「昨天才到。」制臺道：「我走了之後，你到底怎麼攪的，把功名也弄掉了？」苟才道：「革道一向當差謹慎，是大帥明鑒的。從大帥榮升之後，不到半個月，就奉札交卸巡道印務，以後並沒得過差使。究竟怎樣被革的，革道實在不明白。」制臺道：「你這回來有甚麼意思沒有？」苟才道：「求大帥栽培！」制臺道：「北洋這邊呢，不錯，局面是大，然而人也不少。現在候差的人，兄弟也記不了許多。況且你老哥是個被議的人。你只管候著罷，有了機會，我再來知照。」說罷，端茶送客。苟才只得告辭出來。從此苟才十天八天去上一趟轅，朔望照例掛號請安。上轅的日子未必都見著，然而十回當中，也有五六回見著的。幸得他這回帶得澆裏豐足，在天津一耽擱就是大半年，還不至於拮据。而且制臺幕裡，一個代筆文案，姓冒，號叫士珍，被他拉攏得極要好，兩人居然換了帖，苟才是把兄，冒士珍是把弟，因此又多一條內線。看看候到八個月光景，仍無消息，又不敢當面盡著催。

正想托冒士珍在旁邊探一探聲口，忽然來了個戈什，說是大帥傳見。苟才連忙換了衣冠，坐轎上轅。手版上去，馬上就請。制臺一見面，便道：「你老兄來了，差不多半年了罷？」苟才想了一想，回道：「革道到這邊八個多月了。」制臺道：「我一點事沒給你，也抱歉得很！」苟才道：「革道當得伺候大帥。」制臺道：「今天早起，來了個電報，河工上出了事了，口子決得不小。兄弟今天忙了半天，人都差不多委定了，才想起你老兄來。」苟才道：「這是大帥栽培！」制臺道：「你雖是個被議的人員，我要委你個差使呢，未嘗不可以；但是無端多你一個人去分他們的好處，未免犯不上。你曉得他們巴了多少年，就望這一點工程上撈兩個，此刻仗了我的面子，多壓你一個人下去，在我固然犯不上，在你老哥，也好像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就停住了口。苟才道：「只求大帥的栽培，甚麼都是一樣。」制臺道：「所以啊，我想只管給你一個河工上的公事，你也不必到差，我也不批薪水，就近點就在這裡善後局領點夫馬費，暫時混著。等將來合龍的時候，我隨折開復你的功名。」苟才聽到這裡，連忙爬在地下叩了三個頭道：「謝大帥恩典！」制臺道：「這麼一來啊，我免了人家的閒話，你老哥也得了實在了。」苟才連連稱「是」。制臺端茶送客。苟才回到下處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到了明日，轅上便送了札子來。苟才照例賞了札費，打發去了。看那札子時，雖不曾批薪水，卻批了每月一百兩的夫馬費，也就樂得拿來往侯家後去送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早又過了三四個月，河工合龍了，制臺的保折出去了。不多幾日，批回到了。別的與這書上不相干的，不要提他，單說苟才是賞還原官、原銜，並賞了一枝花翎。苟才這一樂，樂得他心花怒放！連忙上轅去叩謝恩意；一面打電報到南京，叫匯銀來，要進京引見。不日銀子匯到，便上轅稟見請咨，恭辭北上。到京之後，他原想指到直隸省的，因為此時京裡京外，沸沸揚揚的傳說，北洋大臣某人，聖眷優隆，有召入軍機之議，苟才恐怕此信果確，不難北洋一席，又是調來南京那魔頭，我若指了直隸，豈非自己碰到太歲頭上去。因此進京之後，未曾引見，先走路子，拜了華中堂的門。心中一算，安徽撫臺華中堂的遠房兄弟，號叫筱池。因他歡喜傻笑，人家就把他叫渾了，叫他做「笑癡」。當下苟才照例穿了花衣稟到，一面繳憑投信，一面遞履歷。撫臺見有了一封軍機哥哥的信，一封老師的信，自然另眼相看。並且老師那封信，還說得他「品端學粹，才識深長」，更是十分器重。當下無非說兩句客套話，問問老中堂好啊，老師帥好啊，京裡近來光景怎樣啊，兄弟在外頭，一碰又七八年沒進京了，你老哥的才具是素仰的，這回到這裡幫忙，將來仰仗的地方多著呢，照例說了一番過去。不上半個月，便委了他一個善後局總辦。苟才一面謝委，拜客，到差；一面租定公館，專人到南京去接取眷屬。一面又自己做了一個條陳底稿。自到差之後，本來請的有現成老夫子，便叫老夫子修改。老夫子又代他斟酌了幾條，又把他連篇的白字改正了，文理改順了，方才騰正，到明日上轅，便遞了上去。他是北洋大臣保說過「才識優長」的，他的條陳撫臺自然要格外當心去看。當下只揭了一揭，看了大略，便道：「等兄弟空了，慢慢細看罷。」苟才又回了幾件公事，方才退出。

又過了兩天，他南京家眷到了，正在忙的不堪，忽然來了個戈什，說院上傳見。苟才立刻換了衣冠上院。撫臺一見了便道：「老兄的才具，著實可以！我們安徽本來是個窮省分，要說到理財呢，無非是往百姓身上想法子。安徽百姓窮，禁得住幾回敲剝。難為老兄想得到！」苟才一聽，知道是說的條陳上的事情。便道：「大帥過獎了！其實這件事，首先是廣東辦開的頭，其次是湖北，此刻江南也辦了，職道不過步趨他人後塵罷了。」撫臺道：「是啊。兄弟從前也想辦過來，問問各人，都是說好的，甚麼『裕國便民』啊，『收回利權』啊，說得天花亂墜；等問到他們要竅的話，卻都瞞住了。你老哥想，沒一個內行懂得的人，單靠兄弟一個，那裡擔代得許多。老哥的手折，兄弟足足看了兩天，要找一件事再問問都沒有了，都叫老哥說完了。」苟才此時心中十分得意，因說道：「便是職道承大帥栽培，到了善後局差之後，細細的把歷年公事看了一遍，這安徽公事，實在難辦！在底下當差的，

原是奉命而行，沒有責任的，就難為上頭的籌劃；所以不能不想個法子出來，活動活動。」撫臺道：「是啊。這句話對極了！當差的人要都跟老哥一樣，還有辦不下來的事情嗎。但是這件事情，必要奏准了，才可以開辦。你老兄肯擔了這個干紀，兄弟就馬上拜折了。」苟才道：「大帥的栽培，職道自然有一分心，盡一分力。」撫臺喜孜孜的，送客之後，便去和奏折老夫子商量，繕了個奏折，次日侵晨，拜發出去。

苟才上院回家之後，滿面得意，自不必說。忙了兩天，才把一座公館收拾停當。那位苟太太卻在路上受了風寒，得了感冒，延醫調治，迄不見效，纏綿了一個多月，竟嗚呼哀哉了。苟才平日是厭惡他悍妒潑辣，樣樣俱全，巴不得他早死了，不過有姨媽在旁，不能不乾號兩聲罷了。苟才一面料理後事，一面叫家人拿手版上轅去請十天期服假。可巧這天那奏折的批回到了，居然准了。撫臺要傳苟才來見，偏偏他又在假內，把個撫臺急的了不得。苟才是撫帥的紅人，同寅中那個不巴結！出了個喪事，弔唁的人，自然不少。忙過了盛殮之後，便又商量刻訃，擇日開弔，又到城外一個甚麼廟裡商量寄放棺木。

諸事辦妥，假期已滿，上院銷假。撫臺便和他說：「上頭准了，這件事要仰仗老兄的了。兄弟的意思，要連工程建造的事，都煩了老兄。」苟才道：「這一著且慢慢慢，先要到上海定了機器，看了機器樣子，量了尺寸，才可以造房子呢。」撫臺見他樣樣在行，越覺歡喜，又說了兩句唁慰的話，苟才便辭了回家。到下晚時，院上已送了一個札子來，原來是委他到上海辦機器的。苟才便連忙上院謝委辭行，乘輪到了上海，先找著了童佐閻，和他說知辦機器一事。童佐閻在上海已經差不多兩年了，一切情形，都甚熟悉，便帶苟才到洋行裡去，商量了兩天，妥妥當當的定了一份機器，訂好了合同，交付過定銀。他上條陳時，原是看定了一片官地，可以作為基址的；此番他來時，又叫人把那片地皮量了尺寸四至，草草畫了一個圖帶來的；又托佐閻找一個工程師，按著地勢打了一個廠房圖樣。凡以上種種，無非是童佐閻教他的，他那裡懂得許多。事情已畢，還不到二十天功夫，他便忙著趕回安慶，給死老婆開弔。一面和童佐閻商定，一力在撫臺跟前保舉他，叫他一得信就要趕來的。童佐閻自然答應。

苟才回到安慶之後，上院銷差，順便請了五天假，因為後天便是他老婆五七開弔之期。到了那天，卻也熱鬧異常，便是撫院也親臨弔奠，當由家丁慌忙擋駕。忙過了一天，次日便出殯；出殯之後，又謝了一天客，方才停當，上院銷差。順便就保舉了童佐閻，說他熟悉機器工藝，又深通化學。撫臺就答應了將來用他，先叫他來見。苟才又呈上那張廠房圖。撫臺看過道：「這可是老兄自己畫的？」苟才道：「不，職道不過草創了個大概，這回奉差到上海，請外國工程師畫的。」撫臺道：「有了這個，工程可以動手了罷？」苟才道：「是。」撫臺送過客之後，跟著就是一個督辦銀元局房屋工程的札子下來。苟才一面打電報給童佐閻，叫他即日動身前來，撫院立等傳見。不多幾天，佐閻到了，苟才便和他一同上轅，撫院也都一齊請見，無非問了幾句機器製造的話，便下來了。

從此苟才專仗了佐閻做線索，自己不過當個傀儡，一面招募水木匠前來估價，起造房屋，有應該包工做的，有應該點工造的。又揀幾個平素肯巴結他的佐貳，稟請下來，派做了甚麼木料處、磚料處、灰料處的委員，便連他自己公館裡一班不識字、沒出息、永遠薦不出事情的窮親戚都有了事了，甚麼督工司事、監工司事、某處司事、某處司事，胡亂裝些名目，一個個都支領起薪水來了。

誰知他當日畫那片地圖時，畫擰了一筆，稍為畫開了二三分；那個打樣的工程師，是照他的地勢打的，此時按圖佈置起來，卻少了一個犄角，約莫有四尺多長，是個三角式。雖然照面積算起來，不到十方尺的地皮，然而那邊卻是人家的一座祠堂；若把那房子挪過點來，這邊又沒出路。承造的工匠，便來請示。苟才也無法可想，只得和佐閻商量。佐閻自去看過，又把這圖樣再三審度，也無法可想，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只有再畫清楚地圖，再叫人打樣的了。」苟才道：「已經動了工了，那裡來得及。」佐閻道：「不然，就把他那房子買了下來。」苟才一想，這個法子還可以使得，便親自去拜懷寧縣，告知要買那祠堂的緣故，請他傳了地保來查明祠主，給價買他的。懷寧縣見是省裡第一個紅人委的，如何敢不答應，便傳了地保，叫了那業主來，說明要買他祠堂的話。那業主不肯道：「我這個是七八代的祠堂，如何賣得！」縣主道：「你看築起鐵路來，墳墓也要遷讓呢，何況祠堂！這個銀元局是奏明開辦的，是朝廷的工程。此刻要買你的，是和你客氣辦法；不啊，就硬拆了你的，你往那裡告去！」那業主慌道：「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人事，這是合族的祠堂，就是賣，也要和我族人父老商量妥了，才賣得啊。」懷寧縣道：「那麼，限你明天回話，下去罷。」那人回去，只好驚動了族人父老商量。他以官勢壓來，無可抵抗，只得賣了，含淚到祠堂裡請出神主。至於業主到底得了多少價，那是著書的無從查考，不能造他搖言的。不過這筆錢苟才是不能報銷的，不知他在那一項上的中飽提出來彌補的就是了。

從此之後，直到廠房落成，機器運到，他便一連當了兩年銀元局總辦。直到第三個年頭，卻出了欽差查辦的事。正是：追風莫漫誇良驥，失火須防困躍龍。

從第八十六回之末，苟才出現，八十七回起，便敘苟才的事，直到此處九十四回已終，還不知苟才為了何事，再到上海。誰知他這回到上海，又演出一場大怪劇的，且待下回再記。